

## 解放农场和菜园生物多样性

德国哈勒（Halle/Saale）2007年3月19-20日，第三届欧洲论坛“解放多样化”

### 工业生产的高产种子的失败

1945年以后，马歇尔计划和公共研究的补贴开始用“绿色革命”的高产谷种代替农民自己培育的多样的作物。这样一来，为了耕种的需要，人们纷纷把化石燃料转化为化肥、杀虫剂，并大量使用机械和经常性的不限量灌溉。这些技术的使用就替代了传统的农民劳作。结果，农民先是被赶进工厂，然后是面临失业。商品目录所规定的和工业化的种子公司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强加的植物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DUS）标准，通过剥夺农民交换种子的权利来禁止传统谷种的生产。杂交物种和后来的植物品种证书(PVCs)更是对农民自古以来都有的重新播种自己丰收谷物权利的挑战。转基因生物(GMOs)和专利证书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对工业生产的谷种的依赖。为了避过农民对转基因生物的反反对，种业部门生产出了变种谷物和蔬菜，其本质上就是免除了贴标签要求的新的“秘密转基因生物”。

现在这种做法的弊病越来越明显。污染、水和土壤肥力的耗尽、食用杀虫剂和工业化生产的食物诱发的疾病、乡村的沙漠化、把农业生产转移到对生态和社会管制宽松的国家等等，这些对西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些情况下，随着东欧各国加入欧盟，他们上百万的农民都要被迫在近期内放弃他们绝大部分的传统谷种，转而购买西部工业化生产的谷种。随着传统谷种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农民。他们被那些用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并且出口谷物的大型农业控股公司所取代。

### 农民自己生产种子的复兴。

上个世纪支持生物动力农法的农民首先理解了这种设在种子上的陷阱。他们保存并筛选他们的传统谷种，这样他们就可以不依赖大量使用化学品的农业系统。后来，成百上千的市民组织和业余的园艺工人团体，还有地方政府，比如在意大利，开始保护上万的传统品种。随着转基因生物问世，许多农民认识到如果他们要保持自主性就必须运用同样的方法。2003年以来，他们中的几百人聚

集到了法国的 **Auzeville**，建立了农民种子网络。农民组织在该活动中加入了传统手工有机种子生产者。他们都相互尊重彼此的规则和特色：该网络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和对彼此不同特色的尊重。公司和法律的策略都是国际性的，该网络的策略也是如此。2005 年的首次“解放多样化”研讨会是在法国的普瓦捷召开的。此次研讨会集合了来自欧洲几乎所有地区还有来自南美洲、非洲和欧洲的上千位代表。要特别感谢 **GRAIN** 的合作。2006 年 **Red de Semillas** 在西班牙的 **Bullas** 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在南方的会议之后，现在第三次研讨会在邻近东部的欧洲中心哈勒举行了。这次会议要特别感谢 **BUKO**、无转基因种子协会和欧洲市民论坛。2008 年的第四次研讨会将在意大利由 **Rete Semi Rurali** 召集。通过在会上交流经验，大家达成了以下的共识：

**1. 同转基因物种共存是不可能的。** 共存是基因污染和转基因谷物的‘特洛伊木马’。通过共存，0.9%的标签门槛就变成了基因污染的权利。欧洲的抵制是“南方国家农民反抗转基因物种的最后一线希望：一旦欧洲进行了屈服，并接受了共存，那么他们的政府也要被迫放弃。

**2. 要禁止对生物使用专利证还要禁止实施 1991 年版的植物品种证书。** 通过假装这只是一个关于“人类共同遗产”的问题，种子公司竭尽所能地对农田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他们通过专利证来保护自己并禁止再次耕种丰收谷物。根据 1991 年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协议，植物品种证书（PVC）就变成了一个专利证。从那以后，种子交易就不再是自由的了：破坏农民用传统方式生产的谷种的转基因种子、变种谷种和杂交种子等这些谷种必须要受到禁止。禁止 1991 年版的植物品种证书 PVC 和专利证将会耗尽种子工业的利润。

**3. 要保护农民储存、重新播种和交换他们种子的权利。** 工业生产的种子是用来压制农民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挑选自己的谷种，为此他们重新耕种他们收获谷物的一部分，并交换种子。他们并不象种业公司那样用卡车和大型船只来运输。少量的但是有规律的数量就足够了。但是欧洲的法规却禁止农民这样做。保护物种的 98/95 法令有可能朝这个方向打开了一片新空间。但是，该法令颁布 9 年后，欧洲种子常设委员会却把它变成了小地区博物馆内对外展出的古物了。这样一来还是维持了工业的垄断地位。但是农民种子网却继续制定自己交换种子的规则，并实施它们，不管是否合法。这种做法仍然是在官方谈判中影响制

定法规的最好方法，因为在谈判中，农民代表总是占很小一部分。

农民不能选择被工业垄断的种子。有时通过公共研究的帮助，他们能够重新发现他们父辈的技能，并把这些技能和传统的品种相结合，这样他们就能共同进步。一些品种仍在种植，但主要是水果和蔬菜，对于谷物来说，剩下的很少。在农民田地里收集的传统谷种都已只能通过移地搜集来获得。而且它们因不再进化而发生了退化。绝大多数的传统谷种都已经消失了。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在田地里重新培育。现在，农民很少能获得由种子公司和研究人员掌握的基因资源。他们不能自由的交换谷种，而且卫生和溯源标准越来越阻止他们再次播种他们收获的粮食。虽然如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仍然承认农民保存、重播、交换种子并参与到同他们相关的国家政策制定中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仍然要受到国家法规的制约。所以这些法规必须要压倒那些忽视它们的国家法律和欧洲法律。

**4. 要争取农民对基因资源的集体权利。**为了强化他们的控制，种业部门通过转基因生物来污染那些养育人类的主要谷物起源中心：如墨西哥的玉米、亚洲的稻子、伊拉克的小麦等。在 Gatersleben 种子工业对种子进行污染，在其他地方，政府直接地舍弃这些谷种，把这些谷种把转变为数字化的基因库。通过有标记辅助的筛选技术，这些基因库能够用来制造授权许可的但不稳定的转基因物种以及杂交基因。同时，比尔盖茨正试图把最后一些存留的种子封存进地下储藏库。基因资源首先是保存和筛选它们的社会集体财富，而不是种子工业的原材料。它们要得到保护，不受基因污染的干扰，并保持其公有性。农民应该能自由地获得这些品种，这样就能在这些品种消失之前在田地里重新进行培育。为了保护地方的传统物种不受生物剽窃的破坏，里约协定允许农民按照他们的意见来决定对这些物种的使用权，并用培育品种的农民规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公开的描述，还保持交换的足够的非正式性... 并尽可能快地建立人民的食物主权。

这两天的交流会继续并加深我们对未来行动的思考，同时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行动：预祝大家有一个富有建设性的会议！

**Réseau Semences Paysannes**（农民种子网）法国总代表 Guy Kastler

Réseau Semences Paysannes (农民种子网) 法国总代表 Guy Kastler, 200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